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介绍

摘要:这本研究著作深入探讨了如何通过体育教育（PE)来优化儿童身心健康。如今的教育问题不再是体育活动是否能提升儿童身心健康,也不再是身心健康是否能提升学业成绩　这已是不言而喻的;新冠疫情的数据和学校学习相关研究结果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如今的教育问题在于:如何让高质量的常规体育课和运动体验成为所有学校促进身心健康的平台?以及如何才能成功地在学校中为所有儿童营造良好的身心健康环境?

这本研究著作深入探讨了如何通过“体育教育”（PE)来优化儿童的身心健康。如今的教育问题不再是体育活动是否能提升儿童的身心健康,也不再是身心健康是否能提升学业成绩　这已是不言而喻的;新冠疫情的数据和学校学习相关研究结果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如今的教育问题在于:如何让高质量的常规体育课和运动体验成为所有学校促进儿童身心健康的平台?以及如何才能成功地在学校中为所有儿童营造良好的身心健康环境?体育教育被定义为“通过运动进行教育”（Pangrazi， 2001,第5页）,正如本书标题所示,本书探讨了与体育教育相关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方法。因此，“体育教育”

© 编辑（如有)和作者,由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独家授权,2024 年。T. Lynch， 《体育与福祉》， https://doi.org/10.1007/978-3-031-72874-7_1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以“通过运动”为视角,探索儿童健康和福祉的整体方法。

多年来,体育课一直被学校倡导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人们也认识到通过身体活动进行学习的全面益处。“体育与健康教育有潜力成为未来教育的基石之一,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关键能力,并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2019)。然而,教育领域仍然存在一个问题,现代研究表明,体育课的实施并未取得进展(与教育政策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Cale 和 Harris (2019)指出,英国儿童在健康和身体方面的知识和理解存在不足。此外,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全面健康与体育教育的理念在实践中未能得到充分实现(Lynch, 2017; Tinning, 2009)。然而,新冠疫情提醒我们,全面的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是学校福祉和学业成就的核心(Lynch, 2022)。因为“新冠疫情改变了某些发展轨迹,而我们至今仍在分析这些改变”。

(经合组织, 2024 年)。

英国政府一项涉及学校领导和教师的调查研究强调了学生福祉对新冠疫情后学业恢复的重要性;“学校领导描述了疫情对学生教育和个人发展的持续影响……疫情持续影响学生的出勤率,领导们还报告称,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学生人数有所增加”(Ofsted, 2021)。另一个造成影响的因素是,“小学生的学习往往取决于家长能够提供的支持程度以及家长在辅导孩子不同科目上的信心”(Ofsted, 2021)。学校出勤率仍然令人担忧,英格兰超过20%的儿童经常缺课,这表明出勤率仍然难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Rhoden-Paul, 2023)。此外,澳大利亚也正面临着严重的厌学危机; 2023年,1至10年级学生中有38%的人缺勤超过20天,被认为是长期缺勤(Amin & Ettinger-Epstein, 2024)。不想上学与身心健康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英国政府的回应催生了新的政策文件,即针对中小学身心健康制定的英国政府法定指导方针。紧随其后的是英国政府的“人际关系教育与健康教育”法定指导方针。近期一项研究探讨了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

> 经合组织教育体系支持儿童赋权。这涵盖了从赋予儿童有效参与民主所需的公民技能和知识,到支持他们的社会、情感和身体健康,以及减少威胁弱势或边缘化群体赋权的各种不平等现象……经合组织各国政府日益将儿童赋权视为一项政策目标和优先事项。许多国家已采取有效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在确保所有儿童在今天和未来都能获得赋权方面,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经合组织,2024)

这包括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领域的平等、多元和包容(EDI)。EDI 的一个定义是“确保所有学生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并成功获得有意义的学习体验,理想情况下,这些体验应具有最适合他们的挑战性”(Alfrey & Jeanes, 2021)。这“与他们的背景、种族、性别、能力或任何其他个人特征无关”。

(青年体育信托, 2024)。因此,这本研究著作将探讨继续改善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必要性(Kirk, 2014)。

本书采用了从世界各地收集的研究成果,并借鉴了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是瑞典体育教育教学研究)的“教学问题”。

在此语境下,“教学法”指的是“对教学、学习和社会化之间关系的关注”(Quennerstedt & Larsson, 2015,第1页),并且“在许多欧洲国家,这一概念代表了一种研究传统,这种传统关注教学和学习的理论与实践”(第2页)。因此,该术语的含义与英语中的含义有所不同。

> 有时,教学法研究会提出一些与教育实践略有不同的问题,而传统的教学法问题通常是围绕“是什么”、“如何做”和“为什么做”这三个问题展开的,即教师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 教学内容、学生学习的内容和方式,以及教授或学习这些内容或教学的原因。诸如谁在教、谁在学、何时学以及与谁一起学等问题也与此相关。(Quennerstedt & Larsson， 2015,第3页)

因此,本书的目的是:明确“体育教育”儿童的“内容” ;探讨文献和研究提出的“实施方法” ;探究“为何”体育教育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并为我们的改进之路提供总体方向。此外,本书还将探讨诸如“谁在教?他们具备哪些资质？”等子问题。

谁在学习?这不仅关乎儿童和学生的福祉,还涉及全体教职工、教师和学校领导。鉴于目前英国调查结果显示,Ofsted（英国教育标准局)的检查是导致校长露丝·佩里（Ruth Perry)死亡的直接原因之一（法院和审裁处， 2023）,这一点尤为重要。学习发生的时间和对象也被视为学习环境的一部分。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了小学体育课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促进儿童学习中身体素质发展的建议,从而为他们的终身健康带来益处。

本书的目的

体育教育为身心健康提供平台,而身心健康又为儿童的学习和发展提供平台。具体而言，优质体育教育（QPE)能够提升儿童的终身福祉和整体健康（Lynch， 201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5）。这在教育领域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并已被与体育活动益处相关的定量研究所证实（详见第12、13、14和15章）。然而,要理解如何实施优质体育教育以促进整体健康却并非易事（Kirk， 2014； MacDonald， 2012）。优质体育教育的实施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含诸多层面,这使得本书具有全球意义和时代价值,因为它探讨了教育工作者、学校和社区领导者如何通过加强体育教育来优化儿童的福祉。随后,本书探讨了如何通过提升儿童的福祉来优化学校的学习（参见……）。

图1.1）。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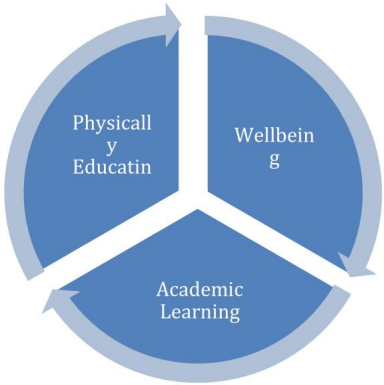


图 1.1优质体育教育、
身心健康和学业学习周
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体育教育的全球定义阐明了体育教育的整体益处：

> 体育教育是一种有计划、循序渐进、包容性的学习体验，是幼儿、小学和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教育是终身参与体育活动和运动的基础。通过体育课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学习体验应符合他们的发展阶段，以帮助他们获得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所需的心理运动技能、认知理解能力以及社交和情感技能。 (2015, p. 9)

虽然很多书籍提倡通过身体层面来促进健康，但本书运用循证研究来验证 QPE 的功效，并进而为培养儿童的全面健康提供指导。

此外，本书运用循证研究来验证幸福感的重要性，并进而为儿童的学业学习和发展提供指导。本书符合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所说的“深度思考”、“内容”或“意义”源于研究（2012），也被称为“理念、思考和建构”（哈蒂， 2009，第26页），以及最近提出的批判性反思（澳大利亚政府教育部[AGDE]）：

> 具有批判性反思能力的教育工作者也致力于自身的持续专业学习和发展，积极寻求……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 提升能力的各种机会,以及与同事合作作为实践的组成部分。 （2022,第18-19页）

因此,本书是多年循证研究、实践经验和内在洞见的结晶,经过精心构建,旨在阐明意义。因此,研究的不同方面被嵌入到一个“不断积累的、层层嵌套的关联体系”中。

（Greenfield， 2012)在知识构建方面。

本文阐明的“意义”与质量体育教育（QPE)和学生福祉以及如何在学校社区中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有关。Cook 和 Odom (2013)将“循证实践”与“意义”联系起来,定义为“高质量研究表明对学生成绩具有显著影响的实践和项目”（第 136 页）。本研究著作中有意义的客观证据来自以下几个方面:案例研究小学中涉及教师和学生参与者的深入定性数据;来自公认的教师职前教育（ITE)体育案例研究项目的深入定性数据;对负责小学体育教学的中学体育教师的访谈;由美国九个州的教育工作者开展的问卷调查;以及一项涉及近 400 名公立小学校长/主任的大型事后实证调查中收集的定性和定量数据。Zach 等人。 （2017)指出,体育教育领域的定性研究尚属缺乏,并将其描述为一个需要填补的空白。

> 尽管学生的身心健康是优先事项,但目前缺乏强有力的研究证据和政策知识来证明哪些体育与健康教育政策和实践能够支持学生的身心健康。与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等核心学术学习领域相比,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的比较政策方面的证据基础相对薄弱。（经合组织， 2019,第3页）

教学研究再次贯穿始终；“在教学研究中,教育和教育实践会从其制度和政治前提及其对教育实践过程的影响的角度进行探索和审视。因此,教学被视为一种政治和道德行为”（Quennerstedt & Larsson， 2015,第2页）。由此可见,这种知识构建填补了当前的两个空白:一方面,它有助于阐明物理维度“如何”……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如何最好地通过提升学生福祉来促进学习,以及如何通过提升福祉来促进所有学生的学业进步 这是一种道德观念。
行为。

研究表明,儿童学习和提升运动技能以及接触高质量体育教育的最佳时期是学前班和小学低年级（Branta et al., 1984; Cale & Harris, 2019;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992; Espenschade & Eckert, 1980; Kirk, 2005; Lynch, 2016）。因此,尽早开始儿童的体育学习之旅并惠及所有儿童是理想的选择,而这只有学校教育体系才能实现（Lynch, 2016）。 “儿童的早期学习会影响他们未来的教育历程。良好的身心健康、强烈的归属感、乐观的态度、坚韧的毅力和积极的参与感能够帮助儿童培养成长型思维和积极的学习态度。”

（AGDE， 2022 年,第 18-19 页）。

澳大利亚的教育举措体现了这种优先事项。本书始终将澳大利亚视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因为澳大利亚在整体健康、福祉和体育（H, W & PE)课程改革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Lynch，2016； Stirrup & Hooper， 2022）。自1901年以来,澳大利亚的八个州和领地分别正式负责教育事务（Braithwaite， 1994； Lynch， 2014）。然而,近年来,为了建立全国统一的课程体系,澳大利亚进行了两次全国性课程改革,分别在1994年和2013年。

1994年,关键学习领域的名称正式由“体育教育”改为“健康与体育教育”,并采用了一种整体性的社会文化方法 这种包容性的社会文化方法将在第11章中详细讨论。“社会文化方法的任务是阐明人类行为与行为发生的文化、制度和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Wertsch，1998,第24页）。将“健康”一词纳入体育教育的范畴,对于这门学科而言意义重大,它承认了身体层面与健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神经科学也支持这一观点;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生理”机能会减缓并逐渐衰退,但我们大脑的连接（即可塑性)实际上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Greenfield， 2012）。因此,政策承认了贯穿一生的整体体育教育（健康和福祉）,赋予体育作为一门学科/学习领域在人的一生中日益重要的意义 “终身教育”。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问题

本书的研究基础和贡献在于探讨如何在世界各地的小学成功实施体育教育,从而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进而,本书还探讨如何在世界各地的小学成功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从而促进学生的学习(参见图1.1)。Cale和Harris (2019)强调“批判性地反思如何才能最好地促进所有儿童和青少年养成积极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第4页)。Quay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对日常教育结构和实践的盲目接受”(Quay, 2024)。因此,本书对日常实践和结构提出质疑,旨在寻求改进高质量体育教育、提升学生身心健康以及最终促进学业学习的方法(参见图1.1)。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定量研究已探讨了体育活动的益处,文献也一直倡导在学校开展高质量的体育教育(QPE)以及终身体育活动(Kirk, 2014)。然而,尽管可以说一些学校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但令人遗憾的是,研究表明,即使在发达国家,实现这一目标的学校数量仍然远远不够(Lynch & Soukup, 2017)。多年来,文献和研究都指出了这一缺陷,尽管近年来采取了更多重点措施,但政策的实施仍然是儿童健康和福祉面临的主要障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新冠疫情,特别是有关学校学习的数据和研究结果,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缺陷。

简而言之,正如经合组织《2030 年教育》所支持的那样,所有学校都需要在改善体育和福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我们致力于帮助每个学习者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其潜力,并帮助塑造一个建立在个人、社区和地球福祉基础上的共同未来”(经合组织, 2018 年,第 3 页)。

教育体系中存在一些需要改变的观念;全球研究发现,小学体育课通常存在以下问题:

· 由训练不足的教师授课;· 课程时间分配不足;· 被认为学科地位较低;· 设施、设备和教学材料供应不足,通常与资金不足有关;

· 班级规模大,经费削减,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 在一些国家,人们对学校以外的更广泛的社区项目和设施的联系途径的认识有限（Hardman，2008a,第 5 页）。

关于英国课堂教师缺乏信心和能力,进而对体育教学缺乏兴趣和准备,已有大量文献论述。许多教师对教授体育缺乏信心,且接受的培训极少 因此,他们对体育的理解和知识也十分有限（Cale & Duncombe，2008； Cale & Harris， 2019）。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英国,而且在国际上普遍存在,体育教学以及所有教学领域都存在这个问题。令人担忧的是,人们普遍认为,虽然所有教师都应该具备资格,但并非所有受聘的教师（以及学校领导)都具备资格（Kissock， 2017）。

英国国际学校理事会 (COBIS) 近期一项基于对英国国际学校1600名高级领导和教师的调查的大规模研究项目发现,43%的高级领导认为有必要设立初始教师培训资格证书（例如国际合格教师资格,iQTS），以培训本地和国际教职员工（COBIS,2022,第17页）。因此,在国际教育这一庞大的领域,关于质量保证、标准和资格认证的问题日益凸显。（Lynch， 2023）

也有人指出,英格兰学校领导培训不足,中层、高级和执行领导的国家专业资格证书（NPQ)以及校长国家专业资格证书（NPQH)的培训有所减少,这取代了学校对拥有更高研究学位的期望。特别是,有人认为,像NPQSL这样的项目需要灵活开放,并采纳最新的教育研究成果（Lynch， 2022）。此外：

国家专业资格证书（NPQ)的范围现已扩展至八项,包括“引领读写能力”和“引领教师发展” 似乎任何领域都可以被贴上“领导力”的标签来牟利。然而,所有NPQ都严格遵循同一套“黄金法则”式的证据,且证书颁发机构也仅限于少数关系密切的机构,这无疑是在欺骗一支技能精湛、本应备受重视的教师和学校领导队伍。（Innes、Murtagh和Gregory， 2024）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NPQ（国家专业资格证书)是政府的一项举措,可用于抵扣部分指定大学的教育硕士学位学分。抵扣比例从15%到50%不等,但并非完全等同。NPQ研究项目体现了研究对学校改进的重要性,无论通过正规的研究生教育资格还是专业发展途径。

> NPQSL以研究为框架,旨在提升领导力和学校绩效。这引发了关于教育领域内认可的先前学习成果的疑问。鉴于项目负责人是英国高等教育学院（2021年)的高级研究员,他/她本应设计类似的学术恢复计划;该研究员被认定为经验丰富的教育工作者,能够展现、影响和推动英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的项目、学科和/或学科领域的领导、管理或组织能力。然而,这项证明其具备成为高效高级领导者的准备和能力的教育认证并未得到英国教育部的认可。本研究建议,所有NPQSL项目都应与其他英国政府教育认证项目保持一致。（Lynch， 2022,第16页）

教育平台至关重要,而成为教师和学校领导者的要求因国家而异（尤其是在英国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和英格兰）。在世界领先的教育体系中,教师（从学前班到十年级)必须至少接受四年的大学教育学教育,该教育学教育应结合理论与实践（教师还可以选择特定学科）。例如,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每位教师都必须完成经认证的教师资格（新南威尔士州教育标准局， 2024） 可以是四年制的经认证教师资格（例如教育学学士学位）,也可以是联合学位（例如文学学士/教育学学士）,或者本科学位（例如理学学士)加上经认证的研究生入学教师资格（例如两年制教育硕士）。

在芬兰,教师还必须拥有教育学硕士学位。
在四年制教育学士学位的基础上增加。

Griggs (2012)补充指出,在英国,一年制研究生教育证书 (PGCE) 课程中,体育课准备时间通常只有九个小时,而参加以学校为中心的初始教师培训 (SCITT) 的学员,体育课准备时间更是只有五个小时。Griggs (2012)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报告指出,小学体育课的教学效果“不佳”。这进而对学生在这一关键学习阶段的体验产生负面影响（Ofsted,2000、2004、2009;体育教育协会,1998;引自 Keay & Spence，2012）。由此,关于教师资格证书（PGCE)质量的教学问题便凸显出来。并非所有PGCE都符合其他国家（例如澳大利亚)的教师资格要求。澳大利亚教学与学校领导力协会（AITSL）的使命是“促进卓越,使教师和领导者能够最大限度地影响澳大利亚所有中小学和幼儿教育机构的学习”（AITSL， 2024a）。根据AITSL的说法,英国合格教师资格（QTS)不被视为学术资格,也不能被如此看待（2024b）。

在英国,对体育和儿童有浓厚兴趣的准教师教育（ITE)学生常常面临一个系统性的选择:要么追随他们对体育的热情,成为一名中学体育教师;要么追随他们对与5-11岁儿童相处的热情,成为一名小学体育教师。专门培养体育教师并使其成为小学体育教师的课程非常少见,据统计只有大约三个（Lynch， 2015）。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英国,也存在于世界各地,因为小学的普通教师通常负责教授体育课,而“在中学,体育教师主要负责教授体育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第8页）。新加坡的情况是个例外,详见第九章。

因此,文献和研究表明,英格兰和澳大利亚部分州的公立小学普遍缺乏体育专业教师（Griggs， 2012； Lynch & Soukup， 2017）。这种情况在世界许多地区似乎也普遍存在。例如,在澳大利亚,教师体育培训过去被描述为一般的体育活动课程,而非针对儿童发展阶段的体育教学培训（Lynch， 2013）。因此,历史上关于在小学配备具有高等学历的体育专业教师的建议一直被忽视（AHKA， 2018;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Lynch， 2005）。

欧洲私募股权教育的实施情况参差不齐 一些国家被认为稳定良好,而另一些国家则被认为仅处于私募股权发展的初期阶段。哈德曼描述了一种“普遍的看法”。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学校体育教育的衰落或边缘化” （2008b,第 5 页）。
欧洲小学体育教育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包括：

· 课程时间不足。· 质量有限,主要原因是
教师培训不足。· 对运动发展和运动学习的重视程度不够（Hardman， 2008b）。

北欧国家被认为比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都要好。“例如,在瑞典,体育教育的氛围现在积极得多,这门学科重新获得了地位和资源。芬兰和挪威的体育教育状况也看起来不错，尽管不如瑞典那么好。”

然而,丹麦的体育教育仍在等待突破。
（Annerstedt， 2008 年,第 303 页）。
体育课被边缘化；“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大多数地区,体育课在实际教学中的地位低于其他学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第7页）。此外,具体而言，“在小学,体育课教师既有普通教师也有专业教师”（Lynch & Soukup， 201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第8页）。以下总结支持了之前对体育课质量的担忧：

> 证据表明,教师队伍,特别是体育教师的短缺,以及体育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但不限于小学)的准备不足,都造成了教师队伍的不足。此外,一些负责体育教学的教师态度消极、积极性低下。全球范围内,人们也普遍担忧体育教师培训质量、教学及教学资源、实践指导不足、缺乏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以及这些问题对学生学习体验的影响。
>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年,第9页）

亚洲国家除了关注全球问题外,还存在以下问题：

· 体育课和体育课外活动的场地和器材有限。· 体育课班级人数过多,每节课都有四十名或更多学生。· 体育氛围不浓厚。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 政府官员经常就体育教育和体育运动做出重要决定,但他们在该领域却没有任何学术或专业资格。

- 体育课和运动通常被认为是“玩耍”,而不是培养“思考”能力的科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8)。

此外,一项研究表明,加拿大安大略省超过60%的小学教师没有接受过任何体育教育培训(Faulkner et al., 2008)。因此,教师培养的传统结构似乎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需求。这直接影响到学生在校的身心健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指出,体育课在全球范围内被边缘化,而这种边缘化似乎始于教师教育。然而,体育教育被描述为“唯一一门将身体和运动能力与基于价值观的学习和交流相结合的课程,它为培养21世纪成功所需的技能提供了学习途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5,第6页)(参见第26页)。因此,教育工作者和整个社会似乎都没有充分利用体育的身体维度及其带来的身心健康益处。

2013年,澳大利亚儿童与青少年研究联盟(ARACY)开展了一项名为《澳大利亚青少年的福祉》的研究,该研究调查了超过3700人。研究表明,尽管澳大利亚的课程体系被认为是全球领先的,但其儿童和青少年的福祉并未达到应有的水平。该研究的数据与经合组织(OECD)其他成员国的数据进行了比较,这些国家包括欧洲大部分地区、北美以及亚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发达经济体。

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澳大利亚约有四分之一的指标(46 项指标中的 12 项)排名前三分之一。而澳大利亚排名后三分之一的令人担忧的领域包括“失业家庭、婴儿死亡率、糖尿病和哮喘发病率、青少年教育、3-5 岁学前儿童和二氧化碳排放量”(ARACY, 2013 年,第 4 页)。

2018 年的《成绩单:澳大利亚青年福祉》显示,澳大利亚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以下各项指标排名倒数三分之一:

- 四年级欺凌现象(在 49 项指标中排名第 40 位);·
儿童肥胖症(在 39 项指标中排名第 28 位);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 学前入学率（3-5岁）（在40个国家中排名第35）；· 小学入学前一年参加有组织的学习活动
（在 37 项中排名第 36
位）；· 在学校的归属感（在 34 项中排名第 26 位）；· 学校
压力（在 26 项中排名第 24 位）；· 青少年算
术能力（在 22 项中排名第 15 位）;以及 · 青少年怀孕
（在 41 项中排名第 30 位）（ARACY， 2018 年,第 7 页）。

在 2018 年成绩单 (ARACY, 2018) 的基础上， 《澳大利亚儿童福祉报告》(ARACY & UNICEF Australia, 2023)指出，“导致不公平结果的主要驱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因 COVID-19 大流行而加剧”（第 7 页）。

> 新冠疫情下的生活环境加剧了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例如,受疫情影响,年轻人的生活满意度下降幅度最大（Biddle & Gray,2021）。2020年8月,四分之三的12至25岁人群表示,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比疫情前更差,一半的人表示,疫情打击了他们实现未来目标的信心（Biddle & Gray,2021）。（ARACY & UNICEF Australia， 2023,第14页）

尽管政府大谈儿童福祉、社会公正以及全面的健康、福利和体育课程改革,但这份报告指出,与2008年以来的历份报告相比,大多数领域并未取得任何进展。这令人担忧，因为尽管澳大利亚在政策层面关注儿童福祉,但这些政策似乎尚未转化为实际行动。

新冠疫情对澳大利亚学校的负面影响与英国类似；“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限制措施扰乱了儿童生活、学习和玩耍的正常社会和环境系统”（Straker等人， 2022年,第1页）。总体而言,在澳大利亚：

> 在2020年和2021年,澳大利亚各地经历了不同的“封锁”情况 从几天到超过250天的严格限制措施不等,这些限制措施包括限制外出机会、停止线下授课、停止有组织的体育活动、禁止与朋友和亲戚聚会以及关闭当地的游乐场。（Straker等人， 2022年,第1页）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澳大利亚教师协会 (AITSL) 于 2022 年 3 月设计了一份关于学生福祉的专题报告，该报告汇总了最新的教育研究成果，旨在提升学校社区的福祉。这份专题报告是“学生福祉数据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于 2020 年 6 月获得澳大利亚政府部长们的认可。“该项目的目标是支持制定一套全国性的学生福祉评估方法，包括开发用于衡量学生福祉的工具，从而为系统和学校层面改善校园氛围的决策提供支持”（AITSL，2022）。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 教育工作者和学校社区在支持和发展学生福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福祉对学业成就至关重要，福祉项目可以支持和促进学生的学习（图1.1）。
- 教学是一项要求很高的职业，教育工作者需要时间和经验来确定哪些非教学任务应该优先考虑，以便更好地支持学生的成长和成就，以及通过专业学习更好地支持学生的福祉。
- 与学生一样，近年来教育工作者和学校领导的福祉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制定了各种举措来促进他们的福祉。
- 选择合适的福祉项目并衡量其影响和有效性是全校社区福祉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计划通过采用以下措施来提高每所小学的福祉：

心理健康和福祉负责人将领导和实施福祉计划：

> 工党政府将投资 2 亿澳元，将成功的“小学心理健康计划”推广到维多利亚州的每一所公立小学和低收费非公立小学 共计 1800 个校区。
>
> 从2023年起，全州将逐步推广该计划，到2026年，每所学校都将聘请一名心理健康和福祉负责人，以实施全校范围的福祉策略。（维多利亚州政府， 2022年）

此外，如果我们观察一个体育教育只明确侧重于身体素质而非整体发展的国家，例如“英国”，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007年,英国在世界21个最富裕国家中儿童福祉排名垫底;2013年,在29个国家中排名第16;2016年,在35个最富裕国家中排名第20”(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7;2013;2016;引自Cale & Harris， 2019）。时至今日,儿童福祉问题依然令人担忧。《2023年英格兰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报告》指出,2023年,8至16岁青少年中,20.3%的人可能患有精神障碍;17至19岁青少年中,这一比例上升至23.3%;20至25岁青少年中,这一比例上升至21.7%(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2023）。

反思学校社区福祉研究发现，“与学生的情况一样,近年来教育工作者和学校领导的福祉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AITSL， 2022）。

最近,英国校长露丝·佩里(Ruth Perry)的死亡事件便印证了这一点,而这起死亡事件正是由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的一次检查造成的。运用教学法研究,提出一些与教育实践略有不同的问题,例如谁在教,谁在学,何时学,与谁一起学;研究发现,学校社区中教育者和学校领导的福祉与儿童的福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参见第9章和第10章）。

小学在儿童的健康和福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根据世界各地的教育政策和指导方针,小学教育应被优先考虑。柯克(Kirk,2005)认为,早期学习经历对于持续参与体育活动至关重要,而目前只有部分人群能够在学校和体育俱乐部获得高质量的体育体验。此外,“中学体育教师的介入可能为时已晚,无法对大多数儿童的能力、认知和动机产生影响”(Kirk， 2005,第240页）。有观点认为,世界各地的教育基础设施都忽视了早期教育和小学体育教育(Hardman， 2008a， 2008b； Lynch， 2015； Lynch & Soukup， 201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 ,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因此,这本研究著作调查了全球小学中 QPE 的实施情况,为普遍提高儿童的健康和福祉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向。

在探讨教育者如何通过高质量的体育教育(QPE)优化儿童福祉时,需要考虑一些关键主题和相互交织的要素。这些要素借鉴并扩展自健康促进学校(HPS)模式,但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优先考虑“运动”。图1.2顶部所示的是第一个要素:课程和教学。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以及学习重点。循证研究表明,体育课程中的运动重点也能增强认知维度（参见）。

第 14章） 这一要素明确阐述了运动在体育教育中的价值。
图1.2中的下一个关键主题（顺时针方向)是整体健康。
全面考虑儿童福祉时,应将福祉维度分为两类：“社交、情感和精神福祉”以及“身心健康”。在图 1 的底部,思考“学校环境”以及如何包容性地实施体育教育（包括平等、多元和包容性教育)至关重要。

也就是说,如何在现有独特的环境和设施条件下进行最佳的组织和管理（参见基于场所的教学法,第 90 页）。这说明了本书的意义所在 它以定性的、基于情境的证据研究补充了定量研究（第11-15 章）。

因此,这一要素是包容性的“社会文化”方法和“全校”方法,文献表明,这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沟通（IUHPE， 2009； Lynch， 2017）。继续顺时针方向,最后一个需要考虑的关键主题是社区伙伴关系。

这四个要素构成了一个框架;有助于描绘出一幅“大图景”,展现与教育工作者和学校如何通过身体层面优化儿童福祉相关的研究。

反射

本章将介绍体育教育在促进身心健康方面的作用。请思考一下你所处的环境。体育教育是如何实施的?
谁负责教授体育课?所有孩子/学生都喜欢体育课并期待上课吗?体育课对所有社区成员的身心健康都至关重要吗?在你的环境中,你能否找到体育课的实施、身心健康和学习之间的联系?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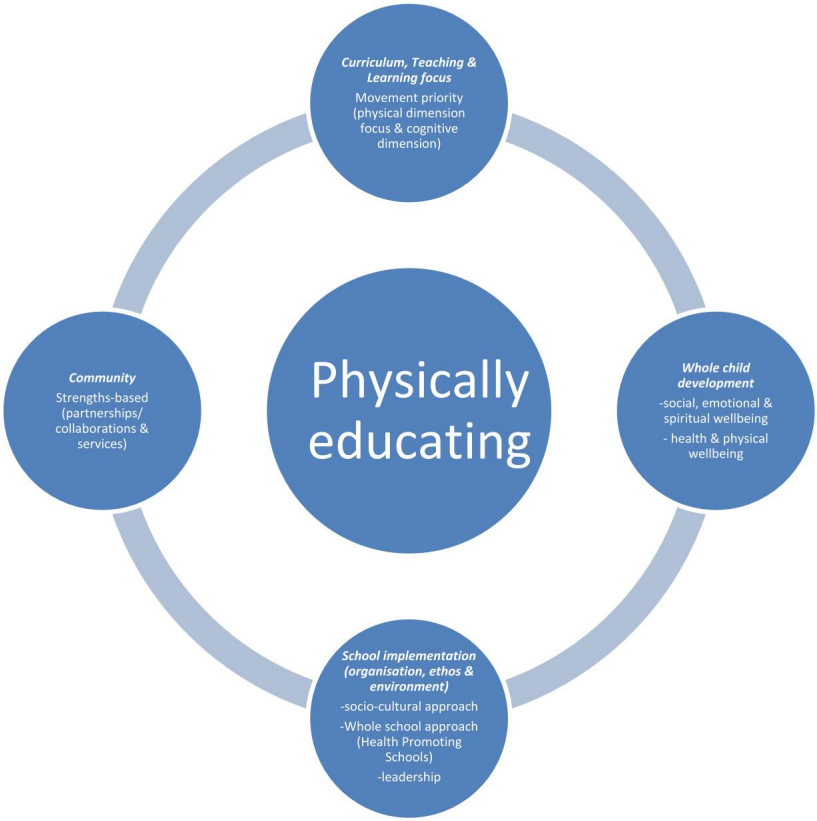


图 1.2优质体育教育的要素

参考

澳大利亚活力健康儿童协会 (Active Healthy Kids Australia)。(2018)。肌肉健康:是时候行动起来了！ 2018 年儿童和青少年体育活动报告。http ://www.activehealthykidsaustralia.com.au/siteassets/documents/2018/ahka-report-card-long-form-2018-final-for-web.pdf

Alfrey, L. 和 Jeanes, R. (2021)。促进健康与体育教育及其他领域包容性的策略。https ://www.teachermagazine.com/au_en/articles/strategies-to-promote-inclusion-in-health-and-physical-education-and-beyond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Amin, M. 和 Ettinger-Epstein, S. (2024年4月29日)。害怕上学的孩子。ABC新闻，《四角》栏目。拒绝上学与澳大利亚家庭 被指责、羞耻和对失去教育的恐惧所困扰 ABC新闻。https : //www.abc.net.au/news/2024-04-29/school-refusal-cant-australia-education-four-corners/103669970澳大利亚政府教育部[AGDE]。(2022)。归属感、存在感和成长：澳大利亚幼儿学习框架（V2.0）。澳大利亚政府教育部部长理事会。

澳大利亚教学与学校领导力研究所 (AITSL)。(2022)。澳大利亚学校的幸福感。https ://www.aitsl.edu.au/research/spotlights/wellbeing-in-australian-schools

澳大利亚教学与学校领导力研究所（AITSL）。（2024a）。
2022-2026 年战略计划。https ://www.aitsl.edu.au/about-aitsl/strategic-plan-2022-2026澳大利亚教学与学校领导力研究
所 (AITSL)。(2024b)。
关于英国学历资格的建议。https ://www.aitsl.edu.au/docs/default-source/migration/advice-on-united-kingdom-qualifications.pdf ?sfvrsn=dc93aa3c_2

Annerstedt, C. (2008). 斯堪的纳维亚的体育教育，以瑞典为例：比较视角。体育教育与运动教学， 13(4)，303–318。

澳大利亚儿童与青少年研究联盟。(2013)。成绩单 澳大利亚青少年的福祉。http : //www.aracy.org.au/documents/item/104

澳大利亚儿童与青少年研究联盟。(2018)。成绩单 澳大利亚青少年的福祉。https : //www.aracy.org.au/documents/item/560

澳大利亚儿童与青少年研究联盟 (ARACY)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澳大利亚分会。(2023)。澳大利亚儿童福祉报告：数据与变革的故事。https ://assets-us-01.kc-usercontent.com/99f113b4-e5f7-00d2-23c0-c83ca2e4cfa2/7157d4c1-214f-4539-8fd7-eedb9876b6a8/Australian-Childrens-Wellbeing-Index-Report_2023_for%20print.pdf Branta, C., Haubenstricker, J., & Seefeldt, V. (1984)。儿童和青少年时期运动技能的年龄变化。 《运动与体育科学评论》，12，467–520 。

Braithwaite, J. (1994). 澳大利亚课程治理，1981-1991 年。
课程研究杂志， 26(5)，541-552。
Cale, L., & Duncombe, R. (2008). 实现“高质量”体育教育：城市学校的一项干预措施。教育与健康， 26(2)，28-29。
Cale, L. 和 Harris, J. (2019)。在学校推广积极的生活方式。人类
动力学。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体育教育　参议院环境、娱乐和艺术常设委员会报告。参议院印刷局。

Cook, B. 和 Odom, S. (2013)。特殊教育中的循证实践和实施科学。 《特殊儿童》， 79(2),135-144。

法院和审裁处司法部门。(2023年12月19日)。露丝·佩里：《预防未来死亡报告》。露丝·佩里：《预防未来死亡报告》-法院和审裁处司法部门。https : //www.judiciary.uk/prevention-of-future-death-reports/ruth-perry-prevention-of-future-deaths-report/ Espenschade, AS, & Eckert, HM (1980)。 《运动发育》 （第二版）。

美林。

Faulkner, G., Dwyer, JJM, Irving, H., Allison, KR, Adlaf, EM, & Goodman, J. (2008). 安大略省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教师或非专业教师：考察体育活动机会的差异。 《阿尔伯塔教育研究杂志》，54，407–419 。

Greenfield, S. (2012).大脑的未来 - 西澳大利亚大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a7qhUth7QY

Griggs, G.（编）。(2012）。小学体育教育导论。
劳特利奇出版社。

Hardman, K. (2008a). 学校体育教育：全球视角。
运动机能学，40，5-28 。

Hardman, K. (2008b). 学校体育教育现状：欧洲视角。人类运动， 9，5-18。

Hattie, J. (2009).可见学习：800 多项元分析的综合研究
成就。劳特利奇出版社。

Innes, M., Murtagh, L., & Gregory, E. (2024). 纸牌屋：英格兰学校领导力资格认证的市场化。https ://www.bera.ac.uk/blog/house-of-cards-the-marketisation-of-school-leadership-qualifications-in-england

国际健康促进与教育联盟（IUHPE）。(2009）。
打造健康促进型学校：学校健康促进指南。国际健康与体育教育联盟 (IUHPE)。https ://www.iuhpe.org/images/PUBLICATIONS/THE MATIC/HPS/HPSGuidelines_ENG.pdf

Keay, J., & Spence, J. (2012). 解决小学体育教育中的培训和发展需求。载于 G. Griggs (编)，小学体育教育导论(第 179–194 页)。Routledge。

Kirk, D. (2005). 体育教育、青少年运动和终身参与：早期学习经验的重要性。欧洲体育教育评论， 11(3)，239–255。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Kirk, D. (2014). 体育教育未来发展的关键时刻?探寻弗里茨·杜拉斯的遗产。 《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 5(2),103–116。 https : //doi.org/10.1080/18377122.2014.906055

Kissock, C. (2017).不合格教师 这重要吗?英国国际学校理事会。https ://www.cobis.org.uk/blog/unqualified-teachers-does-it-matter

Lynch, T. (2005).对布里斯班三所天主教小学引入昆士兰州1999年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课程大纲及政策发展情况的学校反应评估（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澳大利亚。https : //researchbank.acu.edu.au/theses/128/ Lynch, T. (2013). 学校卓越教学中心（SCTE）:理解学校和大学在健康与体育教育方面的新方向。

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 4(3),249-266。

Lynch, T. (2014). 澳大利亚课程改革 II: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欧洲体育教育评论， 20(4),508–524。https : //doi.org/10.1177/1356336X14535166

Lynch , T. (2015). 教师教育与体育教育:探索混合空间。 《Cogent Education》， 2,文章编号:1027085。https ://doi.org/10.1080/2331186X.2015.1027085

Lynch, T. (2016).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未来:通过本地和全球社区伙伴关系优化儿童的健康和福祉。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https ://doi.org/10.1007/978-3-319-316 67-3

Lynch, T. (2017). 体育教师如何转型为健康与体育教师？ 《体育教育与社会》， 22(3),355–376。https ://doi.org/10.1080/13573322.2015.1030383

Lynch, T., & Soukup, GJ (2017). 小学体育:学校领导对课堂教师质量实施的看法。Cogent Education, 1348925。https ://doi.org/10.1080/2331186X.2017.1348925 Lynch, T. (2022). 引领学校从新冠疫情的影响中恢复:一举两得。教育 ,3-13。https ://doi.org/10.1080/03004279.2022.2068638

Lynch, T. (2023年7月31日)。英国国际学校:教师和学校领导是否合格?英国教育研究协会 (BERA) 博客文章。英国国际学校:教师和学校领导是否合格？ | BERA。https: //www.bera.ac.uk/blog/british-international-schools-are-teachers-and-school-leaders-qualified

Macdonald, D. (2012年8月)。澳大利亚新的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课程改革渐进主义的案例/支持案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 of7HJubC7f4i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 England）。（2023）。英格兰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摘自https://digital.nhs.uk/data-and-information/publications/statistical/mental-health-of-children-and-young-people-in-england/2023-wave-4-follow-up#:~:text=In%202023%2C%20about%201%20in,36.9%25%20compared%20with%207.6%25
新南威尔士州教育标准局。(2024)。认证教学
学位。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https ://www.educationstandards.nsw.edu.au/wps/portal/nesa/teacher-accreditation/teaching-qualifications/accredited-degrees英国教育标准局 (Ofsted)。(2021)。
学校教育复苏。学校教育复苏：
2021 年秋季 - GOV.UK (www.gov.uk)。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8）。
教育和技能教育的未来 2030：我们想要的未来。https ://www.oecd.org/education/2030-project/contact/E2030%20Position%20Paper%20 (05.04.2018).pd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2019)。

经合组织《2030 年教育的未来：使体育教育充满活力且具有包容性》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2030-project/contact/oecd_future_of_education_2030_making_physical_dynamic_and_inclusive_for_2030.pd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2024)。

儿童赋权在今天意味着什么？对教育和福祉的影响。https ://www.oecd-ilibrary.org/sites/8f80ce38-en/index.html ?itemId=/content/publication/8f80ce38-en Pangrazi, R. (2001).小学儿童动态体育
教育

（第13版）。Allyn & Bacon出版社。
Quay, J. (2024). 对澳大利亚教育“体系”的盲目信任正在辜负我们的孩子。
墨尔本大学 Pursuit。https : //pursuit.unimelb.edu.au/articles/blind-faith-in-australia-s-education-system-is-failing-our-kids
Quennerstedt, M. 和 Larsson, H. (2015)。体育教育实践中的运动文化学习。 《体育、教育与社会》。
https : //doi.org/10.1080/13573322.2014.994490 Rhoden-Paul, A. (2023年9月4日)。数据显示，五分之一的儿童经常旷课。BBC新闻。https ://
www.bbc.com/news/uk-66701748 Stirrip, J. 和 Hooper, O. (2022)。体育教育中的批判教育学，

体育活动与健康。Routledge出版社。
Straker, L., Booth, V., Cleland, V., Gomersall, S., Lubans, D., Olds, T., Reece, L., Ridgers, N., Stylianou, M., Tomkinson, G., & Hesketh, K. (2022).澳大利亚新冠疫情系统性中断后，重新构想儿童体育活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Br J Sports Med)在线发表。https ://doi.org/10.1136/bjsports-2021-105277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Tinning, R. (2009). 前言。载于 M. Dinan-Thompson (编),健康与体育教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课程问题(第 v–vii 页)。
牛津大学出版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社。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08)。亚洲体育教育和运动的创新实践。https ://unesdoc.unesco.org/ark:/ 48223 /pf0000158509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4)。

全球学校体育教育调查。https : //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2/002293/229335e.pdf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

（2015）。优质体育教育:政策制定者指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社。

维多利亚州政府。(2022)。为维多利亚州年轻人提供更多心理健康支持。https ://www.premier.vic.gov.au/more-mental-health-support-young-victorians-1

Wertsch,JV (1998)。思想即行动。牛津大学出版社。
青年体育信托基金会。(2024)。平等、多元与包容。https ://www.youthsporttrust.org/about/equality-diversity-and-inclusion#:~:text=diversity

%20and%20inclusion-,Equality%2C%20diversity%20and%20inclusion,indeed%20any%20other%
Zach, S.、Shoval, E. 和 Lidor, R. (2017)。体育教育与学业成就 1997-2015 年文献综述。《课程研究杂志》， 49(5),703-721。